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翔六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翔六

玄人周子良字元龢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  
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  
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  
晚葉彫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  
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  
五子郡五官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  
十四仍假葬焉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  
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  
切仙室中聖皆起行四面來繞己身乃以建

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於餘姚  
明星里暮歲為姨寶光所攝養同如母之義  
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嘗見其愠  
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  
東遊海嶽權住永寧青嶂山隱居入東本往

翔六

餘姚乘海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江而潮  
來掣船直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上東  
陽欲停永康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  
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憇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

識今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  
不爾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  
伏節為弟子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  
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  
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

旦夕承奉必盡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  
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  
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  
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於廨忽未中  
寢卧彌淪良久乃起出姨母不解所以深加

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自爾於四五旬  
中大覺為異恒垂簾掩扉斷人入室燒香獨  
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俗神姨舅  
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邪氣亟  
相感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究自

翔六

二

懷愁慮為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相  
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令  
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  
常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  
專住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

性君子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  
公正纖毫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字  
託以方便冒求構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  
畢入此年十月便密自成辨窻戶牀簾至十  
九乃竟親屬道義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  
潛形側容並莫知所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  
東西館諸戶閣廨處磨洗以文簿器物料付  
何文幸爾夕自移衾枕出所住廨云當暫齋  
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家廨及還館中  
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浴著諸淨衣

與文幸甚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日昃後便

起云時至矣即束帶燒香往師經堂中遍禮

道眾徑出還所住廨

佳廨住屋唯有三間住東一間西二間亦安兩

高坐並有香火也

眾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間其弟

名子平往看正見於仙屋燒香出還住戶問

翔六

三

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

湯語云我體亦小惡即時欲服藥竟嘗還若

未即還汝可更來仍見鑊中温半升酒子平

馳還說此姨母驚怪亟令走往已正見偃卧

子平不敢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

便悲叫問何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  
莫聲叫莫聲叫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  
巾轉猶舉手再過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鑪  
燒一片薰陸如狸豆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  
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已裝束內衣上止著  
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帶脫羣襦悉辟之  
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  
二十九日日昃後殯仍造確塚於東岡十一  
月三日丙寅日昃後窆即捧土成墳此後音  
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焉機會俟



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記中今  
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  
又爾曰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  
一函與師一函與後廨姨母等一函與舅徐  
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

是告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  
還仍作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温鐺中猶  
如常酒氣瓦盆中已被水盪無氣都不見藥  
蹤迹竟不測何所因託

檢記中得

藥

師既

方或疑脫

是此

惋慨此事追恨不早研究函令人委曲科檢

諸篋蘊庶覩遺記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一十  
六日燒兩束書可百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  
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心猶未弭十一月且  
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看果見封投一大  
函登崎嶇鉤取拜請將還開視即是從來受

類六

四

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  
足從八月後至今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錄略舉  
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  
不存錄爲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  
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

已得閑靜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

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

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

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

一條又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

焚故也亦可可是焚不顯出者也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

知者止有數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内外怪

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

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雨真旨令改朱用墨

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

不得不說所可指的唯此四事自餘或有訪  
問皆依違末略初不顯詔又師經一過因辭  
訪移朱陽及有所當事後屢問蒙答以不每  
云未報遂不顯言今料視定已有答尋此當  
是恐問便有酬者則人人因託不少若不為

類六

五

問則被人責若悉為問便忤冥旨是以皆匿

隱之

此記中多有真仙諱字并諸教戒便同  
依經誥之例皆須淨案淨巾沐浴燒香

乃看之若欲傳寫亦應先關告衆  
真及玄人不得皆悠悠外書記也周所住廨

庭壇有數株大栢樹其戶前一樹甚豐茂甲

午年臘月望日忽見有如糖灑徧樹上下中

間尤多于時晡許華陽都講丁景達來看徐

普明並見之驚問見此甘露降下家人不欲

顯此事仍戲言向小兒以糖沃之耳因共摘

嘗正如蜜味亟折兩枝見示以挿戶簾上十

餘日猶在按瑞圖甘露降竹栢乃是瑞氣降按說尋此庭壇邊諸樹略有唯此

對戶者獨濃必當是欲顯已又周所住屋南

步廊夾兩邊種竹竹根穿入廊下乙未年五

月十八日共其舅徐普明在中堂為謝家大

齋三日竟散齋日中後其舅暫還廨忽見步

廊竹根生一筍三寸已上分為二條並抽筠

籜齊長九寸昨都不見而今忽有普明知是

異恐小兒拔弄仍折取來中堂遍示諸道士

咸共嗟歎未嘗有此隱居深恨不置令成竹

又恐爛壞乃炙乾錄之即日猶在按竹是星精多會神

用湘州人作同心竹皆伺抽筍因刻邊為孔

筍乃帶創成四此猶是一竿竹惟中央兩邊

四耳未嘗有一竹而分為兩筍共本各末者

此月二十三日夏至日便有感降事當是復

表其冥符合歡又周移朱陽館於東立屋積

有栢竹之德也茅在屋東北蓋復屋後殘茅周徃更斂積忽見

一白龜可長六寸許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  
唯厭上有四黑文狀如書字不可識提取翫

弄良久乃欲將還意不敢遂放之還即向其

家說此按龜本靈物久壽先知又出積茅之

奇隱居聞此欲表上之更尋覓不復見而佐

近道士多云柳谷間常有一白龜人欲取輒

失去疑此龜猶當是而數百

步來此積茅中第恐有以也

### 啓事

第六

六

臣弘景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  
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迹凡四卷如別  
上呈但其覆障疑網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  
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闔情謹啓

十二月十六日

勅答

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  
三明白益為竒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  
一一唯增讚歎十二月二十日

神筆

右此周去時先生正在鬱岡隱齋采限不  
獲即得啓聞後撰寫遺記畢方遣潘中正  
出啓上呈

聖上登於內殿開讀四卷委曲備小事事  
顧問亦隨事奉答



右周傳

五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詔

夏至日未中少許

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

在

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

于時在西阿

姨母解中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為救治仍

翔六

七

捨給為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

口鼻猛眉多少有鬚育白色年可四十許著

朱衣赤幘上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

許帶鞞囊鞞囊作龍頭足著兩頭烏烏紫色

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

兩髻髻如永嘉老姥髻

此髻法寬根垂至額也

紫衫青

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紫袴褶平巾幘手各

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七人並白布袴褶

自履鞮悉有所執一人挾坐席一人把如意

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大硯

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繖狀如毛

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黑色極

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

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

光明草縷如菝子似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

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云

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

尺悉在按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所

屋是西廂有兩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廊子云

太近後恐是逼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

近後之旨住屋東向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

尺安北壁即子平佳也一方五尺空窓下施

書按東向硯本在按北頭筆格在兩頭故移

就硯而問左右那不將几來答曰官近行不

隱按也將來乃謂子良曰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德

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未答

云子時自覺起對分明而

人見身猶卧

仍問曰今是吉日日已欲中卿

侃侃不自解

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日中  
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恒貪眠又答體  
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  
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  
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

細六

八

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堰觸此左右善便  
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間那得此小兒  
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  
令裸身善神見之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  
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  
道士問夏月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  
裸身出戲

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為人所歸投

即善姓徐樂成縣人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

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

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

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

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

出世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柩出西事不果周是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

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卿前身有福得值

即往驗果有坎已塞竟

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為人實依依於世上

死為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幽冥為勝  
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定莫復  
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  
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于  
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為

翔六

九

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  
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  
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  
亦為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  
辜起止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

今還所任方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  
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烝知之無嫌便下  
席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令春是姨  
母間婢子  
劉白是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  
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

輕誇慢其輩無知事延家主門是前中隔閣  
靜屋及壇在間  
外經堂被燒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月間東二  
間作齋堂西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  
三日遭燒四間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  
魏傳蘇傳及五嶽三皇五符等所云真經當  
指在此但未解空基卿姨病源乃重雖不能  
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為治療腹中

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即除歲月之

間不知若為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卿

言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自說病

事不由於請問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

冷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令春等去便下

杯大從來醫藥所不能愈也

皆而滅有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牀不疑而亦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麤白紙

此承依別自是趙於保命四承居火者名

或伯河東人主記仙籍并風水領五芝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師來未應  
已進脩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

余玉草事  
出真誥



者唯三人衣色黑暗暗不可別戶外有光狀  
如把燭不見光形帥倚牀而言曰僕姓范  
為定錄府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  
域而名界有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  
兄弟兄弟定錄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問

朔六

有大丞遊行界域記人罪福過造卿聞二君  
及府中諸監僚選卿為保籍丞此位乃始立  
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小而高清為美兼得  
宗庇真仙二三為宜卿向酬對丞極不惡後  
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之以白丞又疑

是杖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為無信之過故令  
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囂塵易迷何以苟  
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履帛家  
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為牧  
約之卿儻早議不乖則墨簡不書

周家本事俗神禱俗

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祖  
母姓杜為大師巫故相染逮外氏徐家舊道  
祭酒孃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慮為俗  
仰所犯爾日見其淪朴不已乃具相戒約既  
本達真旨故不子良曰向實有疑今敢復異  
得不拔疑耳

帥曰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讜兼向丞總  
領吳越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

君亦有訴於必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

告尚不得停而況穢身投片辭亦自不達達

亦不許徒勞紙墨耳于時姨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作辭陳訴故師

此語以卿朝夕燒香乞長生神仙今既果願斷也

復何所言二真今中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

翔六

十一

恐還當問丞故今先來相實可依心答旨二君

兄是大司命太元真人治大霍之赤城當是夏至日往彼朝詳未反也子良答

曰俗人童蒙不辯真正曲垂貸宥實敢迴異

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依科朝四方竟

輒更禮拜司命定錄保命三真君既居鄉故

應爾于時子良撫履橫在牀前又不著衣服

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撫履橫撫

履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

科戒云上牀脫履令正背牀蓋

為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狀如小單衣法亦不得露髻寢也

子良又問

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

云下聲傍人聞

前共疑議日司已白今來取實猶復求申更恐其聞奏故

令下聲非必畏人聞于時子平亦在別牀眠

又曰向所言事不得

爾自己已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

重來者正此耳今又私與卿言勿洩之卿既

無解術猶應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

地可得安厝若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

側應好地莫還本基本基既塵穢兼復蕪滿

若葬之必不為卿益竟不測嶺南園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

里許山連岡亦至此間從來不聞其履行地今日倉卒便於此東岡營塚後得此記核

看去年十一月八日定錄告云作屋處於葬不便尋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家懸

窠大而遠今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闕合

先旨雖非同此帥良常之言而會定錄卜葬

之告也既云無解術應栖質有所者則其餘

此尸骨不還所以令覓好安塚地耳

棺柩法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可以自

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兼受

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不

得落漠

留疏與家令事事亦如此是為依師教也自題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

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即謂當作籍師度師經師義為直是師師相承之三

世邪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復不問仙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開過皆須有

所承按根本由是言之 僕今去矣勿忘此證

師資之結殊不容易

翔六

十二

神明衛護則招感易達卿既處此塵誼之中

僕等難復數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

云脫覺體不快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

子良答寫真誥中得帥曰此是南真告揚許

者卿得之甚好二君亦標挺言未絕聞子平

覺便歛去

右一條即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

紙滿

此范帥即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大者事出真誥但未了自稱僕

而卿人之意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

端正有鬚鬚甚厚紙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

其可愛著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

衣而有朱青黃白相雜廁似錦復非素腰帶

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

也獨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

爾為丞已遣丞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  
爾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 仍起襞紙疏  
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

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  
知記月為好歲代久遠後

人見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  
今詎須又曰紙紙記為好子良因疏下作下

四太歲乙未

按如此人言便非禁留世未解  
周封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放

已楊許先迹亦  
是佗述故也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

爾既未能餐霞飲景尅已求真徒在世上無

益於體今所以相徵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

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得其力耳五藏全其



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四體虛羸精神昏  
塞真期未可立待即亦可旦伺二星以通其  
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面形模若為  
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不出常以  
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煥耀異餘者

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首向子良因

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安

二星置網之頭當相告也次安此問是不答亦非二又安此更

問答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

心所願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  
可試看之勿令人知伺又曰吾今去勿輕示  
時人知則不可見也

人世上亦有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  
開戶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六度簿

白麻相接續滿紙抄別記此中山人姓洪

華陽中不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北君

二星法出方諸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  
經性謹直亦不議求請追恨不得以諸具  
經及揚許真令一見之已雖  
不復任此要自於師心有虧

凡此三條皆髮髻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某在

山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

之衣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  
老子也相對而談其亦不解其語須臾便覺  
竟不知此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麤小白  
紙

期六

十四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  
云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  
知爲坐爲卧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  
處此皆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  
往有黯易字當是受旨時匆匆後更思憶改

之昔揚君迹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

條事大書小八白紙並與目錄相應無闕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